

# 雕 剑 振 武 林



下

100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100

# 雕 劍 振 武 林

◎ 中国戏剧出版社

# 目 录

## 下 册

- |       |               |       |
|-------|---------------|-------|
| 第十六章  | 陷龙谷兄妹盟誓·····  | (297) |
| 第十七章  | 迷魂林合力救小妹····· | (319) |
| 第十八章  | 遇险境高人相救·····  | (342) |
| 第十九章  | 高人指点直捣黄龙····· | (366) |
| 第二十章  | 有惊无险遇魔头·····  | (386) |
| 第二十一章 | 挫宗柱众豪侠显威····· | (406) |
| 第二十二章 | 狭路相逢不容情·····  | (425) |
| 第二十三章 | 节外生枝二妖女·····  | (447) |
| 第二十四章 | 现原形大展威力·····  | (469) |
| 第二十五章 | 酣斗罢一语定终身····· | (493) |
| 第二十六章 | 入匪帮正邪对峙·····  | (515) |
| 第二十七章 | 仇人相见逞见殒命····· | (539) |
| 第二十八章 | 血雨腥风羊角岭·····  | (559) |
| 第二十九章 | 和尚老尼定乾坤·····  | (578) |
| 第三十章  | 正义撼天伸雪冤·····  | (597) |

## 第十六章

# 陷龙谷兄妹盟誓

白玉霜往左面包抄，沿途全是山丘树丛，她放眼打量，凭她初进螺盘谷的印象，这些山丘树丛，必定是暗含五行理数，何况这林丛高矮相等，极有章法，纵非是五行相克之数，也是埋伏重重。

故而，她是不轻易奔进林丛之内。

她边行边想道：“郑沈二人离谷道才不过半盏茶不到，就无影无形，这一带又不见有另外山林藏身。

若她们不是被陷于林中，又能奔向何处？”

姑娘经此一思索，越发断定所料不差，只是这林丛是如此之多，又怎知她们被困在那座林丛之内呢？

不过，有一点倒能使自己放心。

那就是郑沈二人，只是被困。

在目前，起码还不致有生命之危。

其实，郑静茹和沈雪萍被困在林中，却是半点不差，这也是叶明渊大意轻敌，在他看，几个女娃能成得了什么大事？

只将她们困在埋伏之中，诱使敌方，来一个，擒一个，来两个，捉一双，即使不能诱入捉人，也能将女娃慢慢的饿死在林中。

他这算盘打得非常如意。

怎奈强中更有强中手，非但未能诱捉人家一人，到后来，反将黄龙分帮弄得片瓦无存，伤亡无数，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白玉霜一路行来，暗中可就强加戒备，每至丛林，必伫足向内探察，等到确无动像，方朝前奔。

是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就走过了二十多座林丛，仍不见这姐妹俩的芳踪。

白姑娘于是又忖道：“看这许多林丛，不知那座林丛内有人，最使人不解的是贼人一个也看不见。

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我不如找贼崽子。

只要见着贼崽子，这事情就好办了。”

她和觉慧和尚不约而同，存了同样的想法，本来么！自己的人找他不着，找敌人还不容易么？

不然，这么一大片荒野，就是不见半个人影。

白姑娘不禁焦燥不已，抬目立身，打量了一下天色，快近黄昏时分了，暗道：“天都黑下来了，人也寻不着，这该如何是好？

我不如唤她们几声看！”

她想到就做，打开了嗓门，“萍妹妹，茹姐姐”的唤了好几声，却丝毫不见回音，暗地里只发愁，几乎要急出了眼泪。

也是真怪，就在她呼喊最后两句的时候，似乎听见前面有人应声，心中一动，扭脸再看，应声却停止了。

但隐约间像是两个人影在那儿一晃即逝。

白玉霜心里大喜，心说：“有贼人出现，就有法子找出这

两姐妹来。”

当下并未停身，猛地提丹田气，飞身朝前面奔去，她是情急而发，功力也施展至极限。

真的是快逾闪电，疾胜流星。

只晃眼工夫，就要到贼人现身之处。

就在快到之时，却又见一个青布紧身劲装的汉子，手握鬼头刀向右手面的林丛内窜。

白玉霜好生心喜，脚下加劲，只两三个起落，就窜到林边，也不看清形势，晃身就朝林内奔进。

她窜进林内，放目一看，却见两个贼徒，面向她而立。

双方相距，约莫在四丈左右，偏那两个贼崽子胆大得很，冲着白姑娘飞眼，咧着嘴笑。

白玉霜见这两人，不过是替人跑腿的三四流脚色。

居然敢不避不躲，而且还敢招惹她，疑虑顿生。

再停步将进出的道路看了一遍，默记在心。

这才向二贼立身之处，飞奔过去。

这里就能看出白姑娘的长处来。

她一发觉情形有异，就将左近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她准知二贼有恃无恐，自己不得不留下一步退路。

她步步向两贼逼进，那两个贼子也真奇特，既不举力，更不逃跑，反而向她迎来。

看着看着快要接近，不知怎么一来，双方又相隔有两三丈，走的又是相反的方向。

像这样的情形，经过了两三遍，三个人就是碰不到一处，这中间就是隔着几层树，你能说不奇怪？

白玉霜奔得浑身是汗，忙停身凝思。

良久良久，就是想不出这个道理来。

此刻，她是后悔至极。

自己埋怨自己道：“当初爷爷教给我这些玩艺，偏我就不好生学习，如今可望而不可及，真气死人了。”

她站在那儿干生气。

两个匪徒就冲着咧嘴飞眼，人家可是一句话也不说。

这林丛的安排，和螺盘谷是一模一样。

不过，在种类方式上稍有区别。

有的林丛是进去之后，就失迷方向，转不出来。

有的林丛则种有奇异的花丛，乱人的神智，使人昏迷，有的却是生克之妙，看得见，不一定拿得到。

各式各样，不下十余类，仅管种类不同，原理并无二致。

白姑娘想不出所以然，这气也生得特别大，暗想：“他们是在故意的逗我，使我精疲力尽而遭擒。

我可不能上他们这个大当，趁此际尚能辨别方向，不如出林去找老和尚，请他来捕捉这两个野小子的好。”

这想法真的是对。

她如果再要耗下去，这林内黑暗无比，自己是明，敌人是暗，到时候要不受人摆弄才怪呢。

白姑娘想完，看都不看两个贼人一眼，循着原路往外就退。

她进林丛非常容易，出林可没有那么方便。

她一动身，两匪就作势要追。

匪徒一追，姑娘横剑就上步要劈。

可是等到接近了，两匪徒又极自然的笑着离开了。

这么一来，就使姑娘心神两分，别看匪徒追过来又分开了，可是，你要是略微松神，人家照样的能偷近身旁袭击。

在这种诡谲场合，只要心神两分，要夺路而出，也不大容易，好在姑娘事先留了条退路，还不致受制于人，否则，就有点难堪了。

就这样已使白姑娘疲于应付。

好不容易边走边留神戒备，怎算是出了这座丛林。

若换沈雪萍，就非出乱子不可。

白玉霜出林，反使那两个匪徒吃惊。

他们真摸不透这位姑娘的神通何以会比那两位要大。

但他们怎知白姑娘当年也学过这套本事。

只是一知半解，懂得不多而已。

她出自林外，也不再停留。

虽然沿途都见有人影出现。

她深知这是诱人入彀之诡谋，根本也不加理会。

反正这群现身的匪徒，也不敢和她对面，引诱不了她，就只好瞪着眼睛让她飞。

这阵疾奔，快是快到了极顶，不一刻，就奔到尽头，掠目穷望，原来是座横山阻挡，高达数十丈。

姑娘也不上山，就这山的边沿，寻了一个隐身之处，盘膝静坐，等老和尚驾临。

她怎知觉慧禅师已经遇险，于是怀捧长剑，调息行动，专候和尚来作商量。

这个时候，她反而心静如止水。



也不见有人来打扰她，倒也落得清静。

白姑娘坐了有一盏茶的时光，还是不见和尚的踪影，并未在意，她以为和尚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要不，是不会来得太晚的。

天色早就暗下来了，月亮已渐渐的升起来，距中秋才不过十天，那弯眉月儿，却不甚光洁。但在夜静的山区，微风阵阵，使人不禁有点寒意。

等人是最使人心神烦的，时辰过得极快。

不觉又是盏茶之间，和尚影子也没见到。

这就使姑娘有点不安。

独自想道：“老禅师为少林掌门人，武功修为都是高人一等，他说话还能不作数？我再稍等，也许就要来了。”

她是自己安慰自己。

又近半盏茶的时间，仍没消息，姑娘就急燥不宁，于是又想道：“莫非老禅师遇了险，该不会丧生……”

想到此处，暗感到头脑中轰轰作响，心跳不已，泪水也流下晶莹莹地瞪着前面。

蓦地又一个念头猛袭心间，忖道：“和尚的本事多大，焉能遇害？”

我怎的这样胡想，或许他在前面，我索性往他那面抄转去，到谷道口再等他不好么？”

白姑娘想到就做，迫不及待腾身而起，施功往右面奔窜。左面的形势，与右面没有两样，她也无心再看。

既念着郑静茹和沈雪萍，又担心老禅师的安危，四个人到此，如今只剩下她孤伶伶的，怎不使人感伤。

她此刻却等于是漏网之鱼，失群之雁。

急匆匆向前猛窜，心情也不知有多么沉重。

百忙中，她却是思忖道：“我们四人到此，已丢三个，眼下生死不明，只有我尚未受制。

但在这四面埋伏之中，又怎能不为匪徒所逞？

若他们三人有个不测，报仇之举，就得落在我的肩上。

若未遇害，救他们出困，也是我的责任，待会真要寻不着和尚，我是不是就这样退出黄龙，求爷爷他们来……”

她走得快，想得也多，想到这儿，也想不下去了，越想就越烦，干脆不再想，放力前奔。

然而，姑娘已经是柔肠寸断，六神无主了。

本来嘛，人家从来就没有单独出过门，每次外行，终有白花子在后跟着，遇有疑难，白爷爷就替她出主意。

虽不算是娇生惯养，但也非一般女儿家可比，这次如果不是偷着出来，白谷云说什么也得，伤心伤透了顶。

别说她是女娃，就是个男孩子，也将有同样的感觉。

这段路本就不远，她这一阵疾窜，那还怕不快得惊人，只盏茶之间，就到了谷道的出口之处。

这个时候，可就叫姑娘为难了。

只见她站立在谷道口，拼命的盘思着，是回去搬救兵呢？还是留在此处等？

回去吧，这远的路，来往怕要一个多月。

再说，爷爷他们此时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搬救兵？

等救兵搬到，这里的三个人，只怕早就抛骨荒野多时了。

不回去吧，这地带高手极多，埋伏重重。

凭我这点本事，那能管的了事。

救不了人，还得陪上这条命……

白玉霜将这两件事，作了几番思索。

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脱口说道：“既是一同来此，死也得死在一块，不怕没有人替我们报仇！”

姑娘泪珠晶莹，昂首想道：“我且在这里多等上一刻，看老和尚究竟回不回来，万一和尚遇险，我再作第二步打算。

大不了陪上这条命，有什么可怕的！”

她是横了心，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怕。

当下选了壁中间的洼崖，猛地里提气飞身上飘，怀抱长剑，凤目专注前左右三面，盘膝打起坐来，索性不想什么。

这一来，反倒比刚才宁静多了。

一心一意的看觉慧长老究竟是如何动向。

姑娘说是不想什么，但她那心中，总有点牵特挂似的，越是不愿往那上面想，越想得厉害。

她自己不知是为了什么，泪水也不知不觉的流下来了。

白玉霜目含泪珠，平视前端，又坐等了快半个时辰，老和尚还未见到。

事已至此，用不着再猜，和尚必定是遇难。

要不，决不致放下她不过来。

姑娘在此际没有别的好地方，她早就计算妥当，和尚既不回来，她非要到林丛中去寻找不可。

因此，她也就不愿久坐。

当下立起身形，就准备飞身下落，往林丛去找寻三人。

正当她目含泪光，振臂要跃纵的这个关节上，蓦见左前面空中似乎有金星一闪。

当时还以为是自己泪莹莹的双眼看花了。

同时，又怕是自己想着他入了神而成幻觉，故而不太相信，擦衣擦了擦眼泪，极目远眺。

这次可是看清了，不是金星闪动是什么！

这一下，可将白姑娘喜惊坏了。

泪珠儿如断了线的珍珠，粒粒下滴。

不过，这不是伤心，而是过度惊喜所引起来的。

空中那撮金光，愈行愈亮，就在这上空不停的盘旋。

那样子，显然是在寻找什么。

这金星在空中停留了多久？

何时到此？她是不太清楚。

白玉霜忘了形，樱口轻启，面带笑容。

那泪水还没有干，偏她就不知道招呼。

突地那空中的金星，又行了一周之后，倏地向她这面飘去，那速度，简直快得难以形容。

只一眨眼，就已越过白玉霜头顶。

姑娘到这时，才算惊醒过来。

匆忙里也看不见金星，急得脱口呼道：“金儿”！

这声呼叫，音虽不大，然在夜间，却能在三数里内，听得很清楚。

俄倾，那金星又从右面迂回过来，在白玉霜头顶盘旋不去，似在探视她是谁。

白玉霜现在是笃定了。

有他在身边，还能怕谁来，胆气立刻一壮，看金星似去下落，忙连声呼道：“金儿！金儿！”

那金儿想是看准了叫它的是谁，刷刷连声，一阵罡风袭向白玉霜，几乎将白玉霜吹倒，双眼也张不开来。

白姑娘猛吃了一惊，等她再张目一看，右侧面多了一头羽毛乌黑地发光，头顶上金光灿灿的鸟儿来。

这鸟儿多么雄骏，两眼神光四射，威风飒飒，望着白玉霜咯咯直叫。

白玉霜真有点得意忘形，腾步过去，抱着鸟儿的脖子，在哪里直亲昵。

停身在白姑娘身边的正是欧阳庆寿的师兄金儿。

在此时此处，出现了它，当然是欧阳庆寿也到了，难怪白玉霜惊喜若狂，连话也不知道说了。

本来她在伤感之余，就想起了她的心上人。

她不愿想，只是，他那英俊潇洒的影儿，就偏偏印在心头，愈不愿多想，他愈要作怪的直缠绕在她的心头，可巧就在这个时候叫她想到了。

那颗心，就不知有多么甜蜜，哪里还想到救人。

也不知经过了多久，神雕神彩奕奕，倏地又是两声低叫。

陡地将白玉霜叫醒了，暗道：“这是何等紧要的时刻，我却在此忘其所以，还不赶快叫神雕将寿哥哥找来。

共同去找和尚和郑沈二人。”

她自己责备自己，这才松臂，轻掠秀发。

笑向金雕道：“金儿，你快去将寿哥哥带到这里来。

我们的人，可叫人家困住了，他来晚了，可能有性命之

忧。

你告诉他，来的时候，从中间谷道过来，我在这下面等他，你知道了没有？”

金儿想是听清楚了话。

只是她所说的中间谷道在何处，却不太明白。

那颗头，点了又摇，摇了又点。

一时之间，可就将姑娘弄得糊涂了。

白玉霜想了许久，就不明白他是何意，望着它只发愣。

陡地金儿长颈猛伸，钢嘴咬着白玉霜的衣裳，往前一扯，然后松嘴，直向下掬。

白玉霜算是明白了是要她下去。

忙提气飘身下降，落在谷道口旁，那神雕也追随而下，停在白玉霜身后，又用嘴扯她的衣服。

白姑娘心中着急，不经意用手向中间谷道口一指道：“快去呀！叫他从这条谷道通过来，快去，快去！”

那神雕就是要她有这番指示，神目一扫，将道口看了一眼，咯咯两声欢叫，方振翅腾空而去。

到这时为止，白姑娘方始明白这神雕不肯就走的原因。

喜气扬溢，陡地见她笑靥一掠，暗思道：“好几个月没有见他，不知他变成个什么样儿？”

等会儿见面，说什么话才好，怪难为情的……”

不知怎的，她那姣美无伦的脸孔，就觉着热辣辣的，也没有人笑她，她竟显得是那样扭妮。

连想都不好意思再想，低头咬着樱唇，仍旧在思忖寿哥哥见她之后，该是个什么欣喜的样儿？

姑娘羞喜重重，陡地又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却听她自言自语道：“唉！将来是个怎样的收场？”

这声叹，将她的思虑，无形中就中断了，忙抬起头来，理了理鬓发，整了整衣裳，张目向前横扫了一眼。

忽地见前面三十多丈的丛林边，出现了两个人影，连着两个晃身，纵向另一个丛林之中。

白姑娘一见人影，就想起了觉慧禅师和郑沈二位姐妹。

当时就怒火上升，双脚猛垫，式取“黄莺出谷”，斜掠而起，三个起落，就到了那人影现身之处。

二姑奶奶怀抱长剑，伫立当地。

凤目似电般的闪耀，将四面看了良久。

除几座林丛山丘之外，却不见有若何动向。

不禁冷哼道：“鬼贼伎俩，用来作保命牌，将姑娘斗恼了，要不放把火烧死你这群贼崽子才怪呢。”

白玉霜极少似这样怒骂过人。

她知道刚才的人影，是诱她深入。

她是恨极了，方如此怒骂。

按说，这一骂，终该将人骂出来。

只是人家压根就不理，这还不去说他。

偏这群贼崽子在林丛内逞能，白玉霜不是在外面骂么，人家在里面可搭上话了。

却听得林中有人喝道：“臭丫头，有本事只管进来，爷们要不将你整扁了，就算不得人物。”

白姑娘火更大，也更气，娇叱道：“你以为姑娘不敢进你这丛林么？让姑娘进给你们看看！”

这个时候她可是顾不得久别重逢的寿哥哥了。

凤目略张，甩肩就要往林中闯进，就在这个关口上，蓦地从谷道那面飞也似的窜进一条黑影，晃眼就飘身向白姑娘这面窜射。

同时，又听见那黑影叫道：“前面是白妹妹么？”

白玉霜身已凌空，她是气怒交加，连眼睛都冒出了火，压根就没有见到有人向她这面跃纵。

如今，突然听到这声呼叫。

这声音听来好不熟悉，好不清脆，当时心中一阵猛跳，忙将纵出之势收住，缓缓落于地面。

姑娘此刻心中可有点甜蜜蜜的，羞答答的，气也消了，情不自禁的喊了声：“寿哥哥！”

倏地就朝来人那面扑了过去。

来人是被云岭大怪阎中令，在螺盘谷偷袭受伤，也是郑白二位姑娘思念良苦的神雕小侠欧阳庆寿。

欧阳庆寿自在百里洲，林玉震家中，被玉虚圣人接回峨嵋山玄碧崖之后，确实费了玉虚圣人不少的心血。

老道对他这位徒儿，打心里就喜爱万分。

这次居然叫云岭双怪偷袭重伤，老道是心疼得紧，别看他像无事人一般，其实，他在暗地里可就动了无名之火。

玉虚老道火动无名，这倒是件非常不易的事情。

常言道：“不看金面，看佛面。”

凭武林三圣的威名，都未能震慑老魔下手留情。

这还不说，以云岭大怪在江湖上的辈份，不知要高于徒儿多少倍，以他这种身份功力。而偷下毒手，确实是情不可



原。

再说，徒儿受伤，并非明来明往，而是在不防中遭袭受难，纵是在明打明斗中受伤，老魔头就已不够英雄。

何况他使出下五门不光明的手法。

纵让玉虚老道修为再深，也是无法子忍受。

不过，老道没有将这种不愿意放在嘴上罢了。

只有在他检视徒儿伤势之时，面色不禁一寒，这中间，除白谷云似乎是看出一点来，穷爷可没有在意。

老道将欧阳庆寿带回玄碧崖之后，首先将他的关穴打开，连夜凭自己数十年的修为，将功力贯注单臂。

不惜以元阳神髓，从丹田输到欧阳庆寿体内，用以增加抗力，然后再外敷内服他特炼的伤药，方将这孩子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接着在三个月之后，智仁和尚也到了玄碧崖。

二人会同诊治欧阳庆寿这才完全痊愈，孩子是好了，两位师父的元气，却不知耗去了多少。

智仁和尚得便，也将自己的经过，对玉虚老道叙说。

原来和尚在平善救了三个女娃之后，并没有离开她们。

他却在暗中护着三位姑娘。

直等郑静茹她们到了华山，三个人充起教头，老人家心中大喜，再才转回玄碧岩。

智仁长老对着玉虚圣人，夸赞这三个女娃。

使老道也不禁心喜，觉得正邪究竟还是有分别的，于是，就格外打着成全徒儿和傻师侄的算盘。

和尚在玄碧岩住了两个月，方回青龙山。